

送你一束苦艾

樊维贤

不送鲜花，不送香草，送你一束苦艾，不知你是莫名惊诧呢，还是欣然接受？

端午节的种种风俗，我最喜欢吃粽子，最讨厌的是门前放苦艾。小时候，少年壮志不信邪，每每把那苦艾扔得老远，一点也不顾忌母亲气得铁青的脸。娶妻生子之后，有了自己的门户，但不管妻怎样罗嗦，也从不把苦艾放在那玩意儿。

我开始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偏远的山乡。那里有民谣曰：“沙子垒墙墙不倒，野汉跳墙狗不咬，女子嫁汉娘不恼。”足见人们头脑中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之类封建观念之薄，但对端午节采野艾一事却十分认真，远胜过我的关中老家。每到端午节，天刚放亮，便见溪畔、山坡、沟底、峰巅、连山跨岭，到处是采艾的男男女女。太阳还没有露脸，家家户户门前的窗台上，便都有了一束带露的艾草斜靠在那里，村里村外，弥漫着一片野艾的浓浓的清苦味儿。

至今还记得那个挽着裤管，高擎着一把野艾匆匆向我走来的十来岁的小女孩，以及小女孩那一句甜甜的话：我妈说，快给老师送去！我虔诚地伸出我的颤抖的双手，不是我已经皈依了

释氏，惧怕山妖水鬼的凌牙利齿，也不单是不忍拂逆那母女二人的坦率的爱心。

说来也许你不信：仅仅为的是那一股浓浓的苦味。

步鑫生在一篇文章里说，他的梦破灭之后，下决心戒掉了烟，目的在于寻找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我当时也是梦破之后，心境正苦，苦到不想见到笑脸，以及笑脸一样的花朵，犹如丑妇不愿见到西子姑娘，矮子不愿见到穆铁柱一般。而这艾草的浓浓的苦味正合了我的胃口，只觉得有苦艾作伴，便不再孤独寂寞，心里好受一些。记得父亲每遇生计困难，一筹莫展之时，便握那又黑又苦的烟锅抽个不停，当时我便有几许“腹诽”：那么苦的旱烟叶子，有什么好抽的！然而，现在，我明白了。

大千世界，人各有其爱好，鲜花香草比比皆是，而我偏偏喜欢这苦苦的野艾，这是怎样一种凄凉啊！在那凄风苦雨送流年，在那荒山野岭相对穷的地方，我品尝着野艾的苦味，也品尝着野艾一样苦涩的人生之旅。

不期这苦艾把我所读的书也熏得苦苦的。当时我满足于“两报一刊”宣扬的“真理”，总想寻觅自己的结论，

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细扣弗。梅林的《马克思传》，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列宁》，以及能看到的其它书。奇怪，簇拥在马克思周围的鲜花不见了，眼前只剩下这些铅字：“马克思由于没有衣服和鞋子而不得不呆在家里。”“成年成十年地为日常生活需要所缠累，为一块必不可少的面包而操心苦恼。”戴在孔圣人头上的那个高得怕人的桂冠也不见了，眼前只站立着一个“斥乎齐，逐乎卫，困于陈蔡之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可怜的瘦老头。关汉卿和莎士比亚堪称历史上争辉东西的剧坛双璧，但关于他们的文字资料竟少得可怜，以至于后人不得不象破译密码那样一点一滴地破译着他们的生平事迹。

痛苦选择了他们，寂寞写成了他们的名字，苦涩的野艾与芬芳的鲜花同在！

岂止他们，整个人类文明何尝不是这样。人们的错误大多萌生于胜利之日，而哲人的闪光的思想却常常发轫于苦难的历程，正是有一部人类文明史的解释，人类文明史才显得如此辉煌。人生之旅途，原本是苦艾与鲜花杂陈，艾草丛生之处，或许正是鲜花怒放呢。

有苦艾作伴，我不仅不再孤独寂寞，还获得了某种解脱以及解脱后的满足和希冀——隐隐约约之间，似乎一个新的梦正在孕育。

送你一束苦艾，愿你喜欢它。

山里的世界很精彩

康平

长龙风驰电掣穿山飞涧，即刻来到大巴山的水岭下。这便是大巴山车站。

大巴山站集中了襄渝铁路的许多之最。它是襄渝线海拔最高的车站。站舍勉强挤在山腰刀砍斧劈出的巴掌大一块平地上，三股道站线没有立足之地，只好整个挪在一架三线大桥

上。大桥依山就势，似一轮新月横卧大巴山腰，侧面望去，密密匝匝的桥墩又象是一排排巨人立在桥下，手持彩虹当空舞弄，巍为壮观。车站的北头过一孔三线短隧又是一桥，此桥虽不长，却高，也是襄渝铁路之最。桥下深涧里黑水河激浪翻滚，惊涛轰鸣。站在桥上往下一望，陡生一股寒气，令人头晕目眩。站线的南头，出道岔便入襄渝铁路最长的隧道——巴山隧道。十里长廊贯通大巴山脉的分水岭，川陕在洞内分界划界，无论秦地，还是蜀地，这里都是最边远的地带。此外，这里还有襄渝铁路最小的曲线，最陡的坡道，最高的山地，最小的蓝天，最……

下车伊始，山外来客莫不被这里的奇山异水雄关险道所吸引，

赞不绝口：“好精彩呵！”一位北京来的记者说，将这里的山随便搬一座去京城，都会成为游人蜂拥的名山胜地。那

些搬山不去的艺术家们在这里或舞文弄墨或挥毫作画或不停地按动相机快门，各自掬一片巴山的精彩拿到都市里展览，发表出来让人惊羡不已。

这里的山风光确如画般地精彩，生活却艰苦得出奇。山区铁路沿线职工吃粮买菜住房就医子女上学入托等等困难在这里应有尽有。初来乍到，在城市里生在城市里长的青年职工也埋怨过、苦恼过、浮躁过。但是埋怨过后，山水依旧，烦恼改变不了艰苦环境，浮躁也只能更添烦恼。他们终于变得冷静了，他们终于懂得了只有亲自动手，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他们开始追求生活的精彩。

每一个人都有一精彩的设计，每一个人都都在精彩地创造。好动的小伙子们最要紧的是拾砂铺石，平整出篮球场来。一根铁棍绑上两只铁轮，便成了举重的杠铃。工区对面的峭壁，成了新兴的攀岩运动的好去处。一天的劳动还不足以全部释放出青春的活力，男子汉到哪儿都要显示力量的美。姑娘们却别有自己的天地，她们植花种草，把个站区拾掇得象花园一般。职工业余文化活动

中心，更是给予每个青工充分显示才能的机会。这里常常是迪斯科舞步飞旋，卡拉“OK”高歌，棋室里正激烈搏杀，阅览室却一片静悄悄。他们有自己的歌星、舞星、棋王，还有不少艺术家。各类兴趣活动小组创作出的一件件根雕、书法、美术、摄影作品曾多次参加路内外展出。1987年，安康分局投资数万元，在大巴山站安装了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从此，大巴山和外面的世界更近了。往日工余时间里那种百无聊赖于是聚在一起瞎侃神吹猜拳行令赌钱酗酒争吵骂仗打架斗殴等现象再也不见了，职工们各得其所，乐陶陶。

大巴山的精彩不仅仅在山水，在大巴山人的生活之中，那才是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刊头设计 姜继育
本版编辑 叶广岑

爱情最响亮的乐章

(外一篇) 潘阳 野啼

泛舟嘉湖上，追思范大夫。辞思保隆全，竭智为民呼。功成知进退，名就任荣枯。陶朱千载名，不向隐者哭。

他和她都是极正经的人。他在西北某厂上班，她在内地某校教书。经人介绍认识后，他和她，鸿雁传书，笔墨抒情，时间不长就发展到“非你不嫁，非她不娶”的地步。眼看就要谱写爱情最响亮的一个乐章了。

谁知见了面，他和她都没有象信上写的那样爱得“热烈而动人”。相反由于正面接触太少，两人呆在一起，常常相对无言，形似路人。哪还有什么“动作”可做？结婚的日子眼看就要到了，他们却连一点恋爱的瘾头都没有，他总感到有什么事还没办，心慌得不行。

有一天，看完电影，瞧四下没人，他象电影上演的的那样，壮着胆子照准她那粉红的脸腮，老实不客气地“啃”了一口。

他没防备，竟如虫咬蝎蛰，“啪”顺手摔他个嘴巴子，骂道：“臭流氓，竟敢吃姑奶奶的豆腐！”

骂过，她大海。但为时已晚。

当爸爸的滋味

了，盯着儿子小声问：“你是在叫我吗？”

“爸——爸——”

他一下楞住了。

“爸——爸——”

突然冲他喊了句。

一首古老的歌，唱了几千年。

一盘老掉牙的磨，转了一圈又一圈。

一本神奇的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一道永远新颖的试题，可以有千万种答案。

人生

张俊谊

淡淡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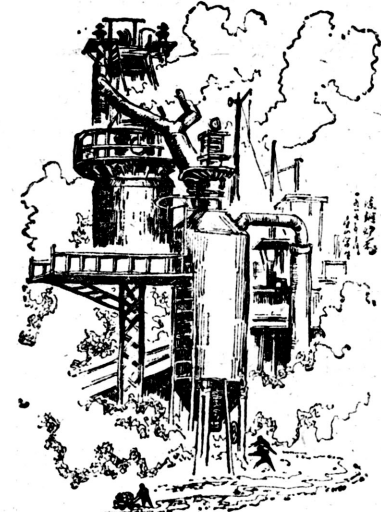
刘云

在所有富有的标题下，巨大的波浪线，勾勒英雄的内涵，没有波浪线，他的肖像被一朵雪白的浪花掀翻，静静的世界哗啦啦拉过，在时间的河岸上，有一座工厂抽着黑雪茄，黑雪茄抽着一群人，他是其中一个。

一辈子都开着车床，最后岁月的丰采完成了他，他是岁月最简单的零件。

一个搞摄影的记者，淡淡地走来，又淡淡地走去，穿了一辈子灰色工装的人，向他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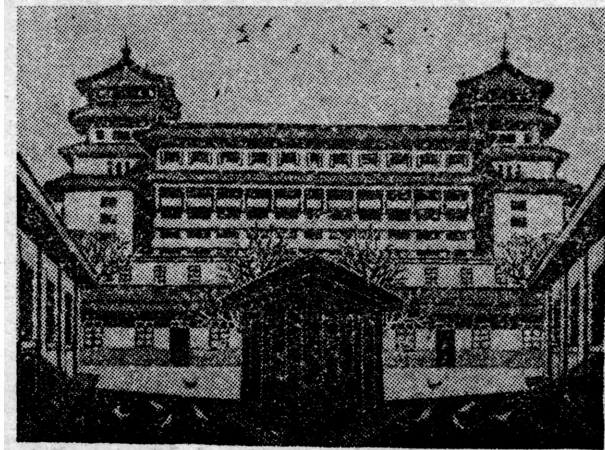
他躺着背影留给大地阅读，这世界有许多淡淡的故事，有许多淡淡的人，和他离别的时刻一样，永远很静，很静。



炼钢炉前 (速写) 郑金山



泛舟嘉湖 邓晋运



又一幢新楼 郭金洲